

# 石头上的历史

——汉江岸边遯古碑

杜文涛

橘子红了的时节，我同县作家协会文友来到汉江岸边的茶桔小镇大道河镇采风。在镇政府后院一角，我与倚墙斜靠的一通青石古碑邂逅见面了。

碑上有字！是行行规整的字扯住了我往前的脚步。

碑圆首方身，高逾人面，碑身齐整，从低处断为两截，文字大半清晰可识，少部漫漶，碑下方石去字无。碑身跌两处，底座方形，基槽残缺，横陈其旁。额题“永垂禁令”四字，无题有款，落款为清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小阳月谷旦众绅粮公议同立。

“文残字磨灭，往事记何人。”清光绪二十四年，距今一百二十多年了。时光久远，碑亦久远。远古的碑上记载着什么？见我眼青于古碑，镇党委书记张修鹏拿来一方毛巾，浸水润湿后边轻拭着碑面边说，这碑原立于汉江边的药王庙，后庙坍塌圮成了方孤碑，再后修筑江边公路，碑被弃置道旁。几年前我下乡见到此碑，虽碑有些毁损，字句不全，具体内容看不完整，但看得出是当时安康知县颁布禁令的一方告示碑。我觉得有文物史料价值，怕天长日久滑落到汉江里去了，便找了台装载机运了回来。

大道河镇地界原属安康县辖，1983年始划归岚皋县境。擦拭过的碑面文字清晰了许多。我复回碑前，躬腰逐字拜读起碑文。碑文楷体左行竖书，同旧式碑碣无异，无标点，无断句，繁体字涩，词意古奥。我读着碑文，试想着碑文的断句，释读着碑文的语意。碑文起句曰：“赏戴花翎五品衔、特授安康县正堂加三级随带加一级纪录五次乡，为出示晓谕严禁，永远遵行，以靖地方而安乡闾事。”这果真真是安康县的一通公告禁令碑。喜爱着这篇嘉碑的张修鹏书记说得精准而确切。

碑文下方因碑石裂残缺数字，难以识读通完碑文，仅凭前后残存文字揣揣其意。禁令共分七条，每条一段，分行排列，起句前以“一”号示头。前后粗读，大致知道了碑文内容为时任安康马知县颁布的七条公告禁令，内容有针对性。外来之徒的，有抑制本地土棍欺侮之害的，有禀究抢诬诬害无辜的，有禁止拐卖妇女的，有不准偷窃抢砍桑叶的，还有规范公差差役唤案及所食口岸款账的，内容庞杂，极具针对性。

初步研读过这篇碑铭的镇长黄仁勇见我们几人看碑，近前说道：碑石残破，字迹又有些风化，我也曾细致拜读过，但弄不清碑文的全部内容。

在碑前上下揣摩，左右忖识。腰弯得生疼，腿蹲得硬僵，终因石破词残，残章断简，难识得碑文全意，只好起身作别，憾意而辞。

人离了大道河镇，碑撞进了手机，也嵌进了挂牵的心里。岚皋的文史资料里见不到这石碑的印迹，安康县的典籍里也寻不见这石碑的踪影。这碑帖，世上会有吗？

几番思忖，数次访探。某一天里，橘子着上了银霜的早晨，在安康市博物馆后院的一栋住宅楼里，鬓白的李厚之老者向我展示了橱中收藏的一幅碑文拓片，纸黄墨黑的纸页

上便是大道河镇政府后院里这方碑碣。李老年近八秩，曾从事安康市博物馆馆员工作多年，这薄如绢帛的拓片，是四十年前他踏访汉江两岸古碑时经过了洗碑、上纸、扫纸、推拓、上墨、揭纸多种流程后拓下的存至今日不多的拓片中的一张。忆起当年跋涉山水拓碑的艰辛，李老说那是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一场功在当下与后世的幸事。因了这次与古碑的亲近，才使一些埋没不彰或佚失的史料呈现了出来，才有了后来他和几位文史爱好人编梓成卷的《安康碑版钩沉》。

拓片拓于1980年，碑面几近完好。碑文二十三行，满行四十八字。碑末年代上镌一方印，篆书“安康县正堂印”印章。

手抚拓片，李老说，碑文原无题目，后来我将此碑编入《安康碑版钩沉》一书时，依据碑在月池台地方取名为《月池清地方安乡闾告示碑》。

凝视着拓文，拜读着《安康碑版钩沉》，碑文一字字流泻转换成笔下的纸上。有了拓文的引领，数日后，在1991年三秦出版社出版的陕西金石文献汇编《安康碑石》典籍里，我再次见到了这篇碑文，只是碑文有了另外一个题目《安康知县颁布流水铺后牌安靖地方禁令碑》。

亘定未逝的文字，缀合起了昨天、今日和未来。月池为今名，流水铺后牌为旧名。现名那，古名那，道的是同一个地方——大道河镇镇政府所在地月池村。尽管有拓文为本，两书互互为校勘，终因碑残字丢失了个别文字，只能以“口”号替去，表明此处曾站立过文字。好在，这“口”号已几乎堵挡不住对碑志全文辞达意的领悟。

冰凉缄默的碑铭里的字符，一个个鲜活地走动了起来。碑记里走出的一个个人物便是碑文起句中的马知县，他有着长串的头衔，那是清朝官员的叙叙制度，五品的衔头、加级又加纪录的荣誉，让人知道了他是位资历丰厚、政绩卓越的官员。他职衔硕大，却有姓无名，那是旧时对做官人为尊者讳的尊崇。人都是有姓有名的，马知县亦是，碑石上没有，地方志书上应有。《重续兴安府志》“职官志”上记载的明白：“马积馨，甘肃平番县人，监生，光绪二十二年补任。”再翻清史《光绪朝各省绘呈会典舆图史料》“陕西巡抚鹿传霖为报陕西舆图测绘告成事奏折”里有着马积馨的大名，知道了马积馨原任陕西藩库大使，因“遍诣郡县，照章测量，历时两年有余，全图告成”，绘制舆图有功而“题补知县”到安康任职的。时光的演绎里，马积馨原籍平番县现已更名为永登县，马知县在清廷史册里有名，在永登县马氏宗谱里也留下了长长的记载。家乘里有一段他就任安康知县政绩的文字：“马积馨任安康知县时，适有一年安康大旱，民不聊生，积馨擅自豁免去农民官粮。朝廷怪罪，积馨急调老家合盛西茶号银两填之，后清廷查实，知积馨关心民瘼，舍私奉公，故特赐“护国员外郎咨政大夫”匾悬挂于其子马形卿马家北园子。

随马积馨知县身后在碑上现身的人名为杨立仁，他也有着一个个具象的头衔——流水铺后牌乡正。1989年版《安康县志》载：“清初，设置沿袭明制。顺治时，实行牌(保)甲制。康熙二十三年因南北二山地垦人增，设铺，置乡约、保正管理民事，时分4乡25铺，乾隆、嘉庆年间调整为4乡24铺。铺下设保，全县共268保，保下设甲，甲下设牌，每牌一般辖10户。甲牌数目无考。所分的区域不是行政建置名称，而是根据河流、山脉、道路形成的区域的通常称呼。”乡正，即乡约、保正、铺、保、甲牌司事之人。由此知道，杨立仁为当时的安康县流水铺后牌奉官命在牌里管事的人。

县、乡、铺、保、甲、牌，层层辖制，最底层牌的主政人杨立仁家住安康、岚皋、紫阳三县交界处的流水铺后牌，深嵌山沟小盆里的匪害、无赖之累，恳求马知县作主出示立碑，去除种种弊害，以垂久远而安良善。杨立仁的做法深得流水铺众绅粮乡正附议，拟就条规并经马知县批转同意开列于后，合行出示晓谕，示仰流水铺居民人等一体知悉，安分守己，勉为良善，并许正、约基层主政人随时禀察，以凭究办。这便是碑记首段的文辞大意，也为这通碑记勒石面世的缘由。

碑记由后牌乡正杨立仁发起，由流水铺众人商议，由时任安康知县马积馨批示同意刊刻。这碑记里有着咋样的条规呢？

七条条规之首针对铺内呈则三五成群，搜掠乡间，夜则诱良家子弟，开场赌博玩牌，男女混杂，奸盗邪淫等种种非为的红黑、咽喉、会匪及面生歹人。号召铺内无论粮户、佃户如遇此不法之徒弃团驱逐，赶出境外。“红黑”指红黑签匪，“咽喉”又称“咽喉”或“咽喉子”，系指清代中后期由川东流窜到安康一带的土匪流氓团伙，因“咽喉”中不少人籍籍博巧取豪夺，故民间又泛称其为“咽喉”。

“咽喉”为外来扰害的强盗匪类，“土棍”为本土滋生的地痞无赖，均为拉帮结伙危害地方的毒瘤。《清稗类钞·棍骗类》载：“俗称无赖之徒曰棍棍，又曰地棍，又曰土棍，亦曰痞棍。盖俗以棒为棍，状其凶恶，如以棒击人也。”条规的第一条禁令直指外来“咽喉”之匪，紧随其后的第二条禁令便指向了本地固有的“土棍”之害。

铺内人家凡有是非之事，须先投鸣乡约、保正申诉处理，不可越级抢诬诬害无辜。条规第三条所禁之事，看似不大，却言而有序，牵扯到家家户户。

拐卖妇女自古有之，百年前汉江边的流水铺里，此恶也许多行猖獗。种种恶行，触目惊心，条规的第四条陈述的仔细，禁止的清晰。

条规禁止普通民众，也禁止官府差役。秩五条规刊列到“该铺差役唤案官号草鞋钱，照童尊府大人旧章，每案给钱三串贰百文，差役不得额外需索。”禁令明白如话，应给者给之，该拒者拒之。这差役的“草鞋钱”，也给了当时人闲话清未官场的确切信息。第五条禁令直白，随后的第六条禁令话题便有些隐私：“该铺刁狡饭店，每遇公差来境唤案，其公差

所食口岸，不得高抬多算，与差通同作弊，私造假账，以少报多，瓜分肥己。”隐秘处猜想，差役来境公干，会有定点饭馆接待，差役餐后无须付款只需签字记账，最终由衙署统一结算付款。否之，这禁令怎会由实情蔓生。

兴桑养蚕为汉江边农民千百年增加家庭收入之主业。养蚕须先植桑，多养蚕便须多植桑，无桑便无法养蚕，少桑便无力多养蚕，桑蚕一体，量桑养蚕，此为养蚕人自然之法。铺内却有横暴之徒，自无桑树，却偷窃抢砍别家桑树喂蚕，甚至凶困夺桑叶之人，还酿成人命祸端，反致有叶之家无叶养蚕，祸害乡间。禁令收尾之条回归到农民日常生计，实在、实用，浸渍着泥土味。

碑文末尾镌刻到：“蒙马公批云：‘查该乡正等公议各条，切中时弊，原为除暴安良起见，准如所禀，出示勒碑，永垂禁令，以靖乡闾。’”此处的“马公”，当为安康县正堂的马积馨知县了。这段话，无疑便是马积馨知县批写的，当具有碑文的最高权威，亦为条规列为禁令的秘钥。

落款为“生员侯柱臣书，杨远明、口凤山同刊，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小阳月谷旦，众绅粮公议同立。”“生员”清代通过考试取入府、县学的人，俗称秀才；“书”为书写、记述之意；“刊”雕刻、登载；“光绪二十四年”即公元1898年；“小阳月”农历十月别称；“谷旦”晴朗美好的日子，也即黄道吉日之意。“绅粮”绅士和粮户，地方上有地位有财富之人。

先由有文才之人撰文，交由擅书法之人用朱砂在碑上书写下文字，再由石匠依书丹字样下笔篆刻，这为古代勒碑常有的流程。侯柱臣是碑文里出现的第三个人名，他有着秀才的身份，无疑是颇有文才的，碑记中他只是书丹之人，他同时会否为碑文的撰稿之人吗？他是后牌本土之人，却是流水铺一方之士，或是邀请的外地俊才？碑记无载，方志无记，现在已无从考知了。无从考知的还有刊刻碑文的两两位石匠杨远明、口凤山，他俩又会是何处之人，家居何方呢？杨远明会和碑文的萌蒙人流水铺后牌乡正杨立仁为同宗同族吗？碑石所立处的现在的月池台村，有着众多的杨姓人，他和他以及和他们，会有着聚合地域、穿越时空的勾连吗？

碑刻是历史的沉淀和记录，也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幸存至今的《月池清地方安乡闾告示碑》，拉长了我们的视角，把百年前汉江岸边大道河镇这个地方的生活，以及他们身处的生存细节，鲜活地放大了在我们眼前，让我们有了身处今天幸运的感叹！

“无文而传之不远。”太息间，我们应该致谢百年前那位后牌乡正杨立仁，致敬那位安康县正堂马积馨，致敬那位书丹秀才侯柱臣和刊刻匠人杨远明、口凤山，是他们的合力，方将一通文字镌刻给了后世。更应不忘的，还有拓展下文字和收藏下碑碣的我们身边的智者，是他们的有情与有心，才让我们妥帖地行走在时光洒给的亮光里。

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自3日起在全国上映以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阔步新征程的昂扬斗志。影片用一个真实故事生动刻画第一书记们扎根扶贫一线，用热血挥洒青春、用行动诠释奉献的动人事迹，勾勒出一幅有关青春、奉献、责任、勇气的时代画卷。

“在热火朝天的脱贫战场上，第一书记们把青春热血和智慧力量倾注在祖国大地的村落上。”贵州省兴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范春明，用“震撼人心、触动灵魂、激发斗志”形容看完影片后的感受。

影片中，贵州省望谟县乐旺镇坡头村第一书记刘恭利的坚毅眼神令范春明无动动容：“她的眼神透露着‘必须行’的坚定、‘必须干’的果敢、‘必须成’的信心。”在范春明看来，影片正是通过对刘恭利这样的第一书记进行精心刻画，唤起无数基层一线干部群众的情感共鸣，也激发了他们投身乡村振兴、昂首阔步新征程的豪迈斗志。

35岁的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工部附中学生科科长顾顺虎，曾担任第一书记，看完电影感慨万千。

“影片中第一书记的工作能力、朴实作风、奉献精神深深感染了我。观影时我总是不自觉的对比，如果我是他们该怎么办？我该从何处着手带动百姓增收致富？”顾顺虎表示，“我要向这些第一书记们致敬，致敬他们不畏艰难、迎难而上的勇气和魄力。”

平凡之处见证伟大。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许多基层干部都有过和影片人物类似的经历。他们因为奋斗过、努力过，在观看影片后有了更加深刻的感触。

身处青藏高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驻西藏那曲市央庆布吉卡村工作队队长王煦彬，对影片讲述日喀则市定日县尼辖乡宗措村的故事感同身受：“和农牧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听民意、解民忧、帮民富，让党和政府的政策在基层落实好，帮助群众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不变的目标和心愿。”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成都动车段党委副书记代林均，曾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烟坝村第一书记。“影片的一幕幕，让我回忆起担任第一书记时的点点滴滴。我要把这些回忆化为前进的动力，立足本职岗位，继续披荆斩棘，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康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代林均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许多青年观众也从《我们是第一书记》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用一部电影专门讲述第一书记的故事，在当前的电影院线并不多见，但很有必要。”来自安徽省合肥市的25岁观众陈晨在看完影片后，为第一书记的故事所感动。

“影片让我深刻体会到第一书记们艰辛的付出、执着的坚守和攻坚克难的勇敢。”陈晨说，“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将以他们为榜样，用他们的精神激励自己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奋勇拼搏，在最美好的年华写下洋溢青春活力的篇章。”

## 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激发干部群众阔步新征程的昂扬斗志

新华社记者

## 李小洛汉江石头画展览馆揭牌

本报讯(记者 陈曦)12月6日上午，李小洛汉江石头画展览馆揭牌仪式在安康举行。安康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王建，安康新闻网站长谭西，汉滨区文化和旅游广电局长李小东、副局长王修莲，关庙镇党委书记马小刚，汉滨区文化馆馆长蒋典军，青年企业家侯胜军等3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由安康日报社、汉滨区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关庙镇人民政府主办，安康诗歌创作基地、安康居·田园印象承办。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著名诗人李小洛以极大的文化使命感，开始筹建汉江石头画展览馆，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展览馆终于在汉滨区关庙镇这方山水优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未来可期的土地上落成，目前馆藏汉江石头画达一千余方，将在每周六对外免费开放。今后还将以李小洛汉江石头画展览馆为依托，打造中国汉江安康诗歌创作基地、陕西省作协诗歌创作基地，将其建设为兼具文化交流、写作研讨、艺术品展示等综合功能的诗歌园林——安康居，真正成为安康和安康对外宣传推介的文化名片和城市文化地标。

在中国，石头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审美对象，“赏石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轨迹。石头虽是大自然的杰作，赏石却是人类情感、哲理、信念和价值观的投射。古人赏石“大而奇者”可叠石造园，“百无一拳”则案头清供，而以石为题赋诗作画者又可谓赏石文化的“升级版”。汉江从安康深情流过七百里，不仅养育了如山伟岸如水旖旎的安康儿女，穿越沧桑之间更为安康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丰富多彩的汉江石，所以安康人爱石藏石。李小洛的汉江石画作为其中

重要的一员，一见面世便引起外界极大的关注，为安康异彩纷呈的汉水文化，增添了一方色彩、一抹灵动、一方悦动的天地和美景。

2010年，首批李小洛汉江石头画，跟随“把安康带回家”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在西安钟楼展出一月余，陕西日报、西安日报、西安晚报、三秦都市报等纷纷聚焦，以“汉江的石头会唱歌”、“小小汉江石，登临古城大舞台”、“石头上开出的石头花”为题做出全程报道。一位国内资深书画家、藏石家在观看了展览之后用了这样两个字表达：震撼。他觉得“这是汉江留给安康的一个特殊的文化标识，也是汉水文化一个重要的符号，一位诗人把她对故乡、天地、江河之爱，对神性的仰望以及对美的幻想和膜拜，都收摄在了一个小小的充满灵性的石头上。2020年5月，新华社以《汉江石上绘“彩衣”》为题，发布图片新闻稿，介绍展示李小洛汉江石头画。6月23日，西安北大街、东二环、玉祥门及大雁塔东、大雁塔西、省体育场、火车站东、火车站西、钟楼等人流密集区的“新华屏”滚动播放该组“石头画”新闻图片。形态各异、浑然天成的石头画，让古城要经之地弥漫着浓郁的文艺气息，被称为“李小洛汉江石头画”的古都霸屏之夜。

在揭牌仪式上，著名诗人李小洛表示：“诗人和诗歌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安康是我的故土，也是我诗歌重要的发源地，充分利用文学的力量、诗歌的力量，来参与安康的繁荣和发展，利用作家、诗人独特的文化创作力，融入安康文化建设格局，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安康居将建成大家共同的涌动着美丽乡愁的家园。”

